

别停， 别把音乐停下来

王延辉著

齐鲁文学新秀丛书



华艺出版社

别停，别把音乐停下来

王延辉著

华艺出版社

冯德英 主编
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编

别停，别把音乐停下来

王延辉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210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39-115-9

I·120 定价：4.40元



王延辉，男，回族，经名：萨利哈尔。1957年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1971年自淄博一中考入山东省歌舞团任舞蹈演员。1976年调入山东省图书馆任图书出纳员。1987年调入山东省文联做编辑工作。1983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专科班。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1988年加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任理事。

1982年开始学写小说，处女作《“咕噜”姻缘传》获北京晚报1982年一分钟小说征文鼓励奖，此后至今在省内外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近三十万字。此集是第一个小说集。

前 言

当这套山东青年作家文学创作丛书付梓问世之际，我们的心情激动不已。这些青年作家都是近几年来初试锋芒、崭露头角的，但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他们欣逢盛世，有着施展才华的历史的、时代的契机。正所谓“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时代的雨露阳光和他们的辛勤耕耘，使他们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给我省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现出全方位开拓前进的良好势头。

这些青年作家把自己的根须扎在齐鲁大地上，执着地热爱、拥抱这块灼热而苦涩的土地。他们不崇拜时尚、不随波逐流，默默地潜入各自的生活深处，象婴儿吮吸母亲的乳汁一样，汲取着历史、时代、人民、文化所提供的养料，细心体察时代的脉搏，挖掘变革的动因和底蕴，体味人生的三味，以各自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和艺术思维方式，创造着有着健康的思想内涵和较高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我不能说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我可以说，他们的路子是对的，步伐是坚实的，是有着生命力的。“和氏之璧，出于璞石；隋氏之珠，产于蜃蛤”。正是在这些还尚嫌粗糙，但却蕴含着“璧”、“珠”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文学的希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

改革深化了，但也更加艰难了，各种纷纭复杂的社会矛盾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势下，有的文学界的朋友“投笔从商”了，我感到这无可非议，因为人各有志，施展才能的地方岂能只是文学这方土地。但有的文学界朋友为了迎合世俗的文化需求，充当着庸俗文学、色情文学的写手，以致斯文扫地，玷污了文学殿堂的神圣和尊严，这却是一个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严肃的文学工作者所不取的。文学与真诚是永远分不开的。文学不是流行色和流行服装，文学的优胜者不是附人骥尾的赶时髦者。在金钱，

和商品经济大潮面前，我们不要惶惑、不要盲从，我们需要的是清醒的自觉，是严肃慎重的选择。这对于我们青年作家来说，尤其重要。

我在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的作者，并不是山东“拔尖”青年作家的“拔尖”作品，而是近几年来成绩突出，但还没有出过专集的部分青年作家的作品。在作者的年龄（35周岁以下）和发表作品的字数（中、短篇小说20万字以上）等各个方面，有着较严格的界定。就是说，我们选择的这套丛书的作者，是那些苗头很好而又急需培土浇水的青年作家。在当前出书难的情况下，他们的作品很难结集出版。于是，我们取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华艺出版社的支持，共同努力，推出他们的作品。这对他们是扶植，是激励，也是鞭策。

欣逢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出版这套青年文学丛书，是一个开头，也是一个尝试。如果在经受社会实践检验后取得较好的效果的话，我们将会坚持下去。尽管有很多困难，但为了培养扶植青年作家，为了繁荣发展我们的文学事业，付出些代价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

冯德英

1989.5

暮 春 时 节 (A)

张承志

花期早已过了，四野里茫茫辨不清颜色。熬过一夜可怕又狂热的梦呓，我想象着自己顺一道苦水河进山。回忆总是被烧熔成一腔铜汁，抬眼只觉得山坡上阳光灼目。节令早过立冬，天气却仿佛热暑将至，心火蔓延向荒山裸岭，我确确实实地觉得：我命中的酷夏到了眉睫之前，离我仅差一步之距了。

然而在山东济南，我同族同乡的延辉——却不合节气地、如一枝不认命的鲜烈的花般开放出世了。

天命中我就该是他的兄长，为他创犄角之势。可是，古怪的是，当我从遥遥的黄土高原想起他时，心中却禁不住一丝怜惜。

昨天宁夏四旗梁子四外蜚气弥漫，热砂堵塞了我的鼻耳。今天河州远处太子山姿态冷峻，我不知走近它能看见什么。明天陇东路上，变我为人的那座义军首领的青砖小墓一定依旧，我又能在那里刺激自己把一颗心熔成铜汁。延辉他难道也非要走这一条险路么，他原本可以当个出众的芭蕾舞演员漂亮一世啊。

依我看这几年延辉的步数，他也难逃冥冥中他的那个前

定。放弃芭蕾舞台可以有工农兵商三教九流，他却选了文学。作小说耍笔杆可以有三千六百种招数，而他的为数尚少的作品中却已经出现了一种东西——这种捉摸不定的东西使我对他产生了真的友谊和关心，也使我对他开始有了一丝隐隐的忧虑。

一个生得漂亮潇洒的小伙子，当他的笔不听头脑指挥泄露出如同机密的孤单、沉重和悲观主义的时候，他就走进了——美。

但他也开始面对一种冷酷的逼迫，面对强大的挑战和四面楚歌十面埋伏。我因自己的视力看见了这一切而且感到恐惧，所以我总是对朋友热心煽动，以求获得援助，尽管一次次失望。

而延辉不同于别人。延辉的问题不是使谁失望与否；而是难逃血液中的、自他生在回族之家就已经判定了的命运规律。

这样，如他还不愿投降，他就会在别人开始躺在一迭著作本本上发霉变腐的时候，点燃如炉的胸腔熬炼自己的心。这颗心其实还如苞如蕾，稚嫩而易伤，但它已经必频滚烫沸腾起来，供男子英武孤傲的长途以热力了。

那时，是一种生命的盛夏，也是酷夏和苦夏。天上大雪纷飞，肌肤却象触着梨花飘落。世间寒风凛冽几省土冻，手足却不知不觉微微沁出汗粒。一切都无所谓有无，只有心中的激动价值千金。

我已无可救药。这同杀身取义的炎热已经四壁合围，如同我那年误入的火焰山。我不愿再劝人坚持不弃了。延辉该对他的天性慎重做一次取舍。数数看我们回民曾出过多少英雄俊

秀，都是因为依了一时心性，毁了一世生计。他的故乡，他的运河沿岸的回族村庄尚未与他遭逢，应当在那一切出现之前思想一次。

转下一架高也不甚高的黄土岭，远远照见川谷收小，一道关门正默无声立着。踏过关门时两侧黄土已然变了青色石头，石崖阴处挂着冰，堆着没化的残雪。渐渐地看见了陌生的绿色；眼睛中不可思议地出现了青翠的嫩竹，甚至还有些不知名的小花。它们也弄错了节令，不知仗着怎样的汁液。峡谷渐渐深了，色彩逐步错乱，峡里的春色和山外的寒冬那么和谐，使人品出了旅途的快意。

看来万象自然中并非仅有我们走着这样的路。也许连茫茫的黄土都等着自己的入夏。独自走在大西北这亲切的山路上，心里想着延辉就要有自己的第一本作品集，不觉间两腿变得轻快。无论如何，我就要拥有一名战友了，这遐想甚至冲击着几年来形成的一个决绝的信念。

前路太长，空谈当戒，谨此为序。

1988.11.河州

目 录

暮春时节(序).....张承志(1)

第四个故事.....(1)

孤岛.....(14)

躁动的未来.....(33)

我的读者朋友们.....(44)

绿色信号.....(65)

小火龙.....(80)

出幼.....(92)

流动的夜晚及其他(四题).....(106)

昨天的故事.....(122)

眼睛.....(133)

大人的秘密.....(139)

在同一幢大楼里.....(151)

大幕开启之前.....(167)

忧伤迪斯科.....(176)

罪愆.....(192)

骚动的灵魂.....(204)

别停, 别把音乐停下来.....(216)

W、Z.....(226)

旋转的星星.....(266)

第四个故事

“都坐好了吗？”爸爸照例先笑眯眯地扫了我 和 妈 妈 一眼，然后又假装一本正经地咳嗽一声。“好，那么下面本人就宣读拙作。”

爸爸你总是这样总是这样。你总是这样喜欢开玩笑，喜欢这样自我解嘲般地掩饰你的得意。可你今晚不应该这样，我总觉得你今晚不应该这样爸爸。因为那个孩子在等着你的回信呢。

“先做一下说明。这是三个小小说，分别写了由人的听觉、视觉、嗅觉所引起的三个小故事。可能有点荒诞，也可能有点弗洛伊德的味道。另外，三个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分别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来写。请注意收听。请多多指教。”爸爸又假做斯文地一欠屁股。逗得妈妈“扑哧”笑出声来。

爸爸你是一个好爸爸我知道你是一个好爸爸。你懂得怎样让我和妈妈高兴。你知道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家幸福和谐。我们家确实够幸福美满的。爸爸你是专业作家，妈妈她是大学讲师，唯一的儿子我是省重点中学高中三年级的高材生。在我们家里从来看不到吵嘴打架的现象。我们的家庭气氛相当和美。我们的生活才真是充满阳光。那个孩子的家里肯定不是这样。那个孩子的父亲肯定不懂得怎样使他的家幸福和谐。不然，他怎么会把那个孩子痛打一顿并且赶出家门？如果他能够像你理解

我那样理解那个孩子，他肯定不会把孩子赶出家门。那个孩子也就不会成为小偷那个孩子也就不会被判刑劳动教养两年。可是你为什么不给那个孩子回信不让那个孩子来呢爸爸？他肯定会喜欢我们这种家庭气氛。他渴望的正是这种气氛。他正在盼着你的回信。只要你一回信他就会来的可你却不回信爸爸！

“‘我好象经常听到一个人的惨叫声。’”爸爸开始读他的第一个小说。“‘真的妈妈，我经常能听到一个人的惨叫声。声音很高很粗，象个男人的声音。好几次我都四下里找着看。看看是不是真有个人在喊叫。可是没有。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就我自己。我太害怕了，妈妈。我越来越害怕。’女儿站在我的面前，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告诉你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听到这个声音的；’我问女儿。

‘现在想想，大概从我刚记事就开始了。也许从一下生就开始了。只不过那时候不懂，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您不是说我小时候特别爱哭吗？妈妈。可能就是让这个声音给吓的。’

‘那么你现在听到这种声音后有什么感觉？’听着女儿急促的话语，我的心感到阵阵作痛。我记得她过去也跟我说过这事，但那时我觉得她可能是在胡扯，是小孩子想得到更多疼爱的一种小伎俩。所以每次我都不以为然。如今她已经十五岁了，是不会再要这种小伎俩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十几年来她一直就是在这种叫声的陪伴下生活的吗？

‘心慌得厉害，妈妈。每天出现这种声音以后，我的心脏就会跳得非常快非常快。有次我摸着脉搏数了数，跳到一百二十多下呢。除了心跳得厉害，我还感到头晕，浑身发软，没有一点劲儿，就跟病了一样。’女儿认真地告诉我。”

爸爸你挺伟大你挺伟大爸爸。每次你把刚写成的小小说读给我们听，我都觉得非常非常自豪。妈妈肯定也有这种感觉，从她的脸上我能看出来。你知道我们学校的老师同学有多佩服你吗？好多人都想看看你长的是个什么样子。我说你长得跟我一样，不，我是说我长得特别象你。他们都不相信。那个孩子肯定也是这样崇拜你，把你想象成不知什么样子。可你为什么就不能让他来见见你呢？你不应该再猜疑他。他给你写的信多么诚恳啊爸爸你不应该不相信他。

“我觉得问题严重了。跟她爸爸商量之后，我马上带她去了医院。经过检查，医生告诉我，现在所能提供的情况只是我女儿的心脏不太好，有心率不齐的现象。可能是常常惊吓紧张造成的。至于那个声音，医学则毫无办法。因为这不是耳朵的事。那个声音根本不是耳朵听到的，而好象是心灵听到的。

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事情？怎么这事情偏偏落到我女儿的身上？怎么这么大的医院这么多的医生就对这种事情说不出一点道理来呢？想想女儿将在那个声音的陪伴下过一辈子，我的心都要碎了。

‘这不奇怪。’医生说。‘我们人类对自身的了解还只是刚刚开始。谁能解释人体特异功能？谁能说清楚气功和气功疗法是怎么回事？谁能破开玛雅文化之谜？当然了，你女儿的病可能不至于这么复杂。她所听到的那个声音是先天就有的，可能是你怀着她的时候曾受过什么惊吓或者刺激，影响了孩子的正常发育。’

怀着孩子的时候，听着医生的推测，我突然想起了一件往事。那件事情我真不愿去想。十几年来我一直回避去想它。每当想起它，我的良心就会受到折磨。

那正是怀着我的女儿的时候。有天晚上，丈夫有事出门，我一个人呆在家里。那时候武斗正厉害，一到晚上家家都关门闭户，连孩子也不敢到外面玩儿。我们住的房子临街，时常能听到大队人马的跑步声和哨子声，更叫人心惊胆战。大约十多钟的光景，我听到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我丈夫回来了，就急忙起身去开门。想不到敲门的是一个趴在门口站不起来的人。我认清这人不是我丈夫后，吓得赶紧关上了门。差点挤住那人伸出的手。我一边靠在门上喘粗气，一边听着那人的动静。那人又开始敲门，嘴里还一边说着：‘求求你给我开开门吧，我要给他们打死了。我是拚着命跑出来的。他们肯定已经发现我跑了。他们肯定会来追我的。求求你让我躲一躲。求求你了大姐。’我怎么敢给他开门呢？谁知道他是什么人？谁知道打他的是什么人？那些‘棒子队’可不是好惹的。我一个女人家可不敢惹他们。我正这样想着，就听门外那个人又喊起来：‘求你快点开门吧！他们追上来了。真的他们追上来了。他们这次肯定会打死我的。求求你求求你了！’我听到那人的声音已经不象人声了。同时我也听到远处传来‘通通通通’的脚步声。本来我刚犹豫着想开门，这下又不敢了。就听到那阵脚步声来到门前停住了，又听到门外一阵‘反革命’、‘黑老保’的骂声和拳打脚踢的声音。我吓得连步子也迈不开了。后来他们一边打骂着一边好象拖着他走了。我刚想挪动一下步子，突然一声吓人的惨叫传来，我便一下子什么也不知道了。

难道就是那个人的惨叫声传到我那没出世的女儿耳朵里了？难道从此那个声音就牢牢地印到了我女儿的心里？难道我做下的孽要由我女儿来替我受苦？难道上一代人欠下的债要下一代人来偿还吗？

‘难道我女儿的病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我有气无力地问医生。

‘还不能完全肯定。随着她年龄的增长，抵抗力的逐渐加强，最主要的是她本人意志的逐渐坚强，也可能病情会有好转。最起码那个声音不会再让她太惊慌受怕。’

我望着女儿。女儿也望着我。女儿并不知道那件折磨我良心的往事。我真想说：对不起，女儿。我也真想对那个声音说：对不起！但都晚了。我明白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我的第一个小说宣读完毕，请不吝指教。”爸爸把稿子放到桌子上，又笑眯眯地扫了我和妈妈一眼。

“挺好！我觉得挺好。”妈妈表示态度从来不用“很”和“最”。“是有点荒诞，有点超现实；但一切都在情理中。那个声音在现实生活中不会有的，可是那种对痛苦和不幸置之不理的做法却是屡见不鲜的。我觉得那个声音实际上是对良心的呼唤。事实上母亲不也由此感到更深的内疚了吗？另外，我觉得还有一层意思，不知道对不对。我感觉这个小说似乎还想说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将会在几代人身上体现出来。你说对吗？”妈妈到底是大学讲师，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

“好！很好！分析得很透彻！”爸爸与妈妈正相反，表态时最喜欢用“很”和“最”。“那么你呢？你有什么想法？”

“我想继续听第二个。”我说。

“你今晚怎么了？”爸爸仔细看看我的脸。“好象心不在焉的。往常你不是这样的。”

是的往常我不是这样的爸爸。往常我最愿对你的小说评头论足。可是今晚我没有这个心思。今晚我的心思都在那个孩子身上呢。不过我要真的说出我对这个小说的看法，你会怎样呢

爸爸？说不定你会不高兴的爸爸。我觉得小说确实好，不是挺好是很好。我赞成妈妈看法，这个小说写了对良心的呼唤。是对那种对痛苦和不幸置之不理的做法的谴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听那个孩子的呼叫呢爸爸？他虽然不是惨叫，可也是用整个心在呼唤人们的良知啊。我知道你不是从来没答应过那个孩子的呼叫。你答应过。那是那个孩子寄来第一封信的时候。那个孩子在信里说，他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十五岁上因为贪玩旷课被父亲痛打一顿并赶出了家门。他独自游荡了整整一天，最后忍不住饿偷了一个果园里的苹果，被人家抓住送回了学校。父亲知道此事又更狠地毒打了他一顿，他受不了又离家出走。又因为偷了钱包又被当场抓住，然后就被送进了劳教农场。他说他是在农场里读到你的小说的，爸爸。他说他看了你那篇《飘零》感动得哭了好几次他说他觉得你写的就是他。他说他谢谢你让他有了悔改的信心他说他还担心解教后被人看不起被社会遗弃。他说他真希望你能给他去封信跟他好好谈谈他说他可崇拜你了。我记得你给我看这封信时可激动了爸爸。我记得你当晚就给那个孩子写了一封热情诚恳的回信我记得你好几天都跟我和妈妈谈那个孩子的事。可是昨天那个孩子的来信你为什么不给我看爸爸？你为什么不再给他回信了爸爸？他在等着你的回信呢爸爸。就象那个敲门的人一样在等着你救救他呢爸爸。可是你却不回信爸爸。

“那么我们开始读第二个。”爸爸瞥了我一眼，又拿起稿子。

“妻子早睡熟了。也可能根本就没睡着。他上身靠在床靠背上，眼睛一直在盯着妻子的脸。月光透过窗纱映在妻子的脸上，使妻子的脸面显得比白天好看了许多。她过去比现在还要

漂亮得多呢。他想。结婚前谁都说她是个美人。谁都说我配不上她。每当听到这种话我们两个总是相对一笑。因为只有我和她明白我们互相爱着的不是容貌，重要的是我们感到一种心灵上的相通。他想起恋爱时好多好多事，心里又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幸福。

谁也想不到她会变成这样的。谁也想不到她会染上这种病。他想。一开始我真是不能相信，甚至好长一段时间内我也不相信。但是每天看到她脸上、身上的变化，不相信又有什么办法呢？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他感觉到妻子的眼皮好象动了一下。于是他轻轻叫了她一声。妻子没应声。他便轻轻把她额角上的一绺头发往后拢了拢。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他一下盯住额角上那块暗褐色的皮肤。是的，就是从这儿开始的。那天，他也是偶然把她的头发往上拢了拢，突然发现她的额角上有一小块白斑。他记得过去没见过，就又仔细看了看。那确实是块白斑，四周还呈现出一种嫩红色。他的心里一惊。他想起平时在街上曾偶尔看到一些脸上、手上布满一块块脱了皮似的白斑的人，心里着实一惊。但他没吱声。他想也许不是那种病，给妻子说了反倒让她害怕。可是后来他发现那块白斑越来越大，而且还发现妻子常常惊慌不安地注视着他，好象在猜度他的心思。他仍旧没说什么。直到有天早晨妻子发疯似的把镜子摔到了地下，他才意识到该去医院了。

在医院里，他和妻子最怕证实的猜想还是给证实了。妻子果然患的是“白癜风”，一种非常顽固至今难以有效治疗的皮肤病。

他自然是痛苦得不得了。但他极力装得很轻松。因为他明白妻子比他更痛苦。他告诉妻子，他将不惜一切代价为她治疗这